

《哥达纲领批判》介绍 提要 and 名词解释

一九七一年五月

《哥达纲领批判》介绍提要

一、《哥达纲领批判》产生和发表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1818—1883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发表于1891年。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列宁(1870—1924年)曾经指出：“在这篇辉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国家与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马克思在同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划清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有重大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哥达纲领批判》是对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伟大榜样，是我们用以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以及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哥达纲领批判》是九十五年前写的。下面，提供一些有关的历史背景材料，主要是德国党的有关情况，作为参考。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落后于英国。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1848年的革命浪潮，对德国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的发展，需要无产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

1862年，莱比锡的工人协会，发起召开全德国的工人代表大会，并着手筹备工作。拉萨尔趁机混进了工人运动的队伍。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刻画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时指出：“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拉萨尔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装腔作势的人物。拉萨尔于1825年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拉萨尔从1848

年起同马克思有通信关系，也曾同马克思见过面。他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但是，他除了经常剽窃马克思的学说，加以歪曲，进行自我吹嘘以外，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道地的机会主义者，是反动的普鲁士王朝国家的崇拜者。马克思早就指出，有证据表明“**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事实上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1815—1898年）秘密勾结，俾斯麦许愿拉萨尔，在德国统一后，给他以普选权，拉萨尔答应支持普鲁士王朝。拉萨尔在1863年7月8日给俾斯麦的信中表白说：“劳动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统治”，又说：“他们都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而不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工具。”拉萨尔派还接受过俾斯麦的秘密津贴（参看梅林著《马克思传》英译本补遗）。可以说，拉萨尔是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队伍中的一个内奸和工贼。

1863年5月，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国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为主席。

在马克思、恩格斯（1820—1895年）的教育帮助下，“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形成了以倍倍尔（1840—1913年）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同拉萨尔及其信徒们作了坚决的斗争，

并于1867年退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积极参加了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的革命活动。1869年，在爱森纳赫城召开先进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又称爱森纳赫派。

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执行两条不同的路线。两派在对待德国统一、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由于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切关怀下，执行正确的路线，使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迅速增长。而拉萨尔派，由于他们执行错误的路线，渐渐地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拉萨尔派的首领们，起初趾高气扬地拒绝同爱森纳赫派合作，以后，他们的组织濒于瓦解，他们为了免于完全垮台的局面，要求同爱森纳赫派合作。恩格斯指出，现在他们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

(《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爱森纳赫派，不要为一时的成功而忘掉了根本的利益。决不能拿原则做买卖。“**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恩格斯致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告诫，一心向往两派合并。李卜克内西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个充满拉萨尔派反动谬论的纲领草案。马克思和恩格斯见到纲领草案以后异常愤怒，对纲领草案逐字逐句地作了批判。李卜克内西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之后，心怀不满，一方面利用这些批判，对草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批判封锁起来，竭力加以反对和抵制。并于1875年5月，在哥达城召开两派合并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纲领草案进行批判的同时，表示要在两派合并大会通过纲领之后，公开发表声明，表明他们和这个纲领毫不相干，和这个纲领毫无共同之点。后来，恩格斯说，“**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致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

1878年，俾斯麦颁布了取缔工人运动的反社会党人法，即非常法。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1879年，德国党内出现了以“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新的机会主义的活动。这就是设在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霍希伯格（1853—1885年）、伯恩施坦（1850—1932年）、施拉姆（1813—1882年）这三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提出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主张走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并且要党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

阶级敌人的迫害，不但没有把德国工人运动镇压下去，反而逐步地发展起来了。于是，敌人就变换手法。1890年初，德意志帝国为了笼络人心，宣布取消反社会党人法。统治阶级反革命斗争策略的改变，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又有新的抬头。宣扬放弃暴力革命、走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等机会主义调调，在党的领导人中不断出现。

反社会党人法取消以后，德国党的领导机关，于1890年10月在哈勒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在下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纲领。

鉴于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恩格斯决定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以此来教育德国的党，肃清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影响，争取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有

一个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纲领。但是，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竭力反对和阻挠《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恩格斯强迫当时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负责人考茨基（1854—1938年）于1891年1月31日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论联合政府》）起初，有人担心《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来攻击党。恩格斯指出：“那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大体上说来，给敌人造成的印象是对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的异常惊愕和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自己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呵！”（《恩格斯致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坚持发表《哥达纲领批判》，除了德国党内部的原因以外，还有国际上的原因。

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时无产阶级的任务还不是立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是为未来的

决战准备力量，创造条件。列宁指出，1872—1904年这一时期的特点，和1848—1871年的革命风暴时期不同，“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在这个时期，摆在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在各国建立自己群众性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除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69年外，这时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几乎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在此基础上，于1889年7月成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建立的初期，积极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

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当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时候，产生了右的倾向，有些人居然把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都作为无政府主义来反对。第二国际的各国党普遍忽视了对滋长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当时只有恩

格斯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恩格斯在 1891 年接连采取重大的行动，来同日益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首先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接着又为再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写了《导言》。这篇《导言》，通过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用武力夺取政权，摧毁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还写了《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纲领草案批判》，即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批判中斥责了可以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主义观点。1894 年，恩格斯又写了《法德农民问题》，尖锐地抨击了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同盟军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路线。在恩格斯于 1895 年逝世以后，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国党中泛滥起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哥达纲领批判》的写作，距今已九十五年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二、《哥达纲领批判》的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般地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马克思致白拉克》1875年5月5日）但是，一个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就是说，一个党制定什么样的纲领，表示这个党举的是什么旗帜，走的是什么道路，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的大问题。而《哥达纲领》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纲领。

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哥达纲领》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二是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三是有一些条文，本来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命题，而且这些东西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抄来的，不过作了修改，修改以后的条文，“只要仔细加以观察，全部都包含着令人毛骨耸然的胡说。”（《恩格斯致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就是说这个纲领在内容上是完全错误的。《哥达纲领》在形式上也写得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恩格斯说，“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

年3月18—28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哥达纲领》通篇胡说，完全错误，它的要害在于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下面，按照《哥达纲领批判》原文的次序，提几个要点。

第一，批判《哥达纲领》泛泛地空谈所谓“劳动”和“社会”，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哥达纲领》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就是说劳动要创造财富，必须和自然相结合，如果没有自然的物质作为条件，那么劳动就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讲的劳动创造世界，那总是假定这个劳动所必需的自然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农民要劳动，就要有生产工具，要有土地

等。马克思说，“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进行劳动的时候，同劳动的对象和资料是什么关系？马克思说，“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哥达纲领》那句话的错误就在于空谈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抛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哥达纲领》避而不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背叛。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论》）《哥达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普遍存在的矛盾，毫不涉及，

对于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必然要发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这一场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字不提，离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去空谈什么“劳动”和“社会”，就是欺人之谈。

第二，批判《哥达纲领》“**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写道：“**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在这个高度概括的垄断者中既包括了资本家阶级，也包括了地主阶级。而《哥达纲领》把这句话抄来的时候，加以修改，只提资本家，不提地主，而当时德国的大地主阶级就和旧中国的大地主阶级一样，代表着“**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是，《哥达纲领》的作者，接受了拉萨尔的思想，只攻击资产阶级，而没有攻击地主阶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德国搞革命，只反对资产阶级，而不反对地主阶级，这是很荒谬的。

第三，批判《哥达纲领》大弹“分配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马克思指出，“**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

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哥达纲领》把消费品的分配看作是本质的东西，把它作为重点，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观点。马克思在这里详细地批判了所谓“劳动所得”、“不折不扣”、“公平分配”等等。马克思还非常透辟地批判了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平等的权利”等一系列糊涂观念。历来如此，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用空空洞洞的“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之类的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什么叫平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平等就是要消灭阶级和消灭阶级差别。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反杜林论》）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我们要透过《哥达纲领》所讲的空洞的词句，看到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中的小资产阶级分配观点的时候，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原理，光辉地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来比较，是一个革命，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过日子。但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框框。不过，“**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一

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就会发展斤斤计较,就会发展个人主义。不政治挂帅,搞物质刺激,就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温床。

第四,批判《哥达纲领》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都当作“反动的一帮”。《哥达纲领》说,对工人阶级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策略上是极端有害的。诚然,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却不能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都看作是“反动的一帮”,他们虽然不是无产阶级,但也不是剥削阶级。而且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面前,他们行将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正确地对待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马克思曾经讲过,如果农民觉悟起来革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注释89)这就是说,没有同盟军的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